春秋歸義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七

獲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　評　　穌門龔應熊訂

覃懷范印心　　東海范驤節

宣公 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弑立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傳謂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美惡不嫌同詞非也有是事則書無是事則雖欲譏之亦安得而譏之即位有書有不書當日有行有

不行耳可以見是非非謂是非必因書不書而後見也即位大事彼實行之春秋即欲不如其意亦安得而削之哉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稱婦者有姑之詞姑者敬稱

宣公弒逆之君襄仲弒逆之臣而文無貶詞何哉蓋就事論事此春秋治人道之大法若敬嬴宣仲君臣之罪蓋自有在也夫人不稱氏胡傳謂夫人與有責焉過矣彼女子又何知陸粲駁之曰婦人

從人者也又謂以婦姜至爲責徹麤非槩指爲有
姑之詞然則宜可以無毋乎此與書成公逆女正
同其所以不同者則考其時按其事自知之不在
於斯事爲之曲說也若以喪娶爲罪則大逆極惡
於喪娶何有哉

夏季孫行父如齊納賂請會也

季文子魯大夫之賢者也宣公之篡俛首屏氣又
爲之如齊納賂則所謂大臣之賢者如是已乎季
孫行父魯之世臣也濟西田魯之守土也子卒宣

立豈行父如齊之時先公遺土奈何一旦而畀之齊也行父之罪於是爲不勝誅矣若宣者得國已後何有於濟西田齊以貪賄助逆顯犯天下之公義夫子悉書之蓋皆顯暴其罪以俟天子之刑章而惜乎無有能起而問之者

文子秉國之鈞志不在君父幸宣以爲利耳故陰相挾而曲相就然則子赤之禍文子未容末減吾前謂亂臣賊子不必推刃於君父者於晉見文公於魯見行父一則功擅天下一則世稱賢相而不

知其包藏禍心一而已矣是故知文公文子之無逃於春秋而欺世盜名之臣懼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謂文十二年河曲之戰不肯薄秦於險

河曲之戰撓臾駢者趙穿也胥甲父次之今既明正其罪矣乃舍穿而獨坐胥甲父又不於他國而於衛放者宥之以遠也衛可以爲遠乎然則於衛者是欲併庇胥甲父而不可得也姑以衛飾耳目耳趙盾以執晉權外黨齊宋內庇罪臣不臣之漸

曰不可堪況加以靈公之暴君臣不能相保已可逆覩矣故有名爲討罪而實不盡其辜者此類是也春秋書之所以著强臣撓法行私之罪不爲一胥甲父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齊地左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齊惠爲公子不義商人可謂正矣及其爲君則身主魯宣之篡且爲之婚以結其親又爲之會以定其位前後若兩人然何也身爲六國之君親經篡弑之禍而不能懲前毖後爲名義所恃賴雖强暴

可行於中國而終不能有濟者不知所以强之道也

公子遂如齊左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左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割地可以得國亂臣賊子何愛焉晉伯何事覗齊魯之事若尋常則肴之處心已久爲己異日免討之地不欲問之也

秋邾子來朝

此獨非朝篡逆乎若以滕子之例誅之亦首惡也

何獨無貶茅堂胡氏爲之說曰既於朝桓貶矣公羊曰其餘從同同殊爲不然譬如有殺人於此立法之初既巳殺一人矣其餘殺人者皆可不問是州吁之後不必再書宋督叔牙之後不必再討仲遂也有此理乎

楚子莊鄭人穆侵陳遂侵宋左傳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

侵我遂伐曹因我以及曹也侵陳遂侵宋因陳以及宋也因我以及曹者因曹來朝於我因陳以及

宋者因宋受盟于晉比事觀之晉楚皆爲私利討賊之義寂然于天地之間矣楚莊以伯稱而事之無足觀有如此者

晉趙盾帥師救陳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經削宋字

宋陳不可并救而趙盾并救之所以救陳無功而紲于楚救宋不書不但不予其救宋正不予其受宋也宋既不可救然既被楚兵亦無棄於楚之理失在始之不治於此之時惟有先治楚人楚退之後仍治宋人乃反與宋合謬之謬也此所以爲趙

肴之事也楚莊能討夏徵舒而不能討宋以莊與孫叔敖之賢豈其不能倡大義以威中國然而不爲者以戈商臣爲之碍也若夏徵舒則渺乎小矣人無敢言者故正名討之耳

宋公文陳侯靈衛侯成曹伯文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棐林鄭地

宋公於是乎儼然列于諸侯之上會師伐國矣此宋鮑也以義討之以待斧鉞之八耳使猪宮之罪人稱師與聞諸侯之事者晉縱之楚促之也鄭以

中國之君而導楚內攻此不可不伐但與宋同伐則萬無能濟故分災恤患安內攘外義事也其在今日則猶以治宋爲先而伐鄭有不足言者矣春秋書宋公陳公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非美詞也見當日諸侯與伯國之君大夫所謂義舉者如此而已矣會何足以服鄭故君子有所以服人者然後求以服人苟爲不然則雖以晉悼之明入鄭之睦與楚人競力微於道途者八年而不息正謂治之不以其道也况趙盾乎黨同伐異事無

可觀非譏譏於微之說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左傳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林云自伐書陽處父入書邻缺侵書趙穿而後凡役書大夫

帥師動大衆矣侵崇則已小矣謀國不臧宜其不競

晉人宋人伐鄭

諸國同宋伐鄭已無以服鄭況獨與宋伐鄭鄭肯服乎晉本伯國諸侯所望義而歸焉今甘心入於逆黨伯之失也安能尤人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宋地左傳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二月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林云大夫王戰於是始

宋華元鄭公子歸生皆上大夫也各帥師野戰此必大有國故矣而不然也華元爲篡君致力歸生爲楚夷効死皆可誅也無義之戰輕殘民命是聖人之所欲治也宋鄭之是非有不足言矣華元以國卿不能用衆至於見執辱更甚焉如此而尚可以謀人之國乎經書獲宋華元所以深賤之也非

賤其見獲賤其爲不義之職而見獲耳

秦師伐晉左傳報崇也

秦師伐晉由晉之侵崇也伯國動不以義無故侵人盜賊之謀也伐則能執詞以問晉矣不能屈秦而見屈于秦此見秦之能國而晉益見輕也是時楚方爭伯鄭叛即楚陳宋之難未解晉不能聯秦抗楚無故侵崇以生秦患此之謂助楚自弱期以守伯不亦難乎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左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

楚鬬椒救鄭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遂去之

晉釋宋不誅而與之合兵侵鄭此黨惡之師爾無名義可以動人故不足以服鄭胡傳失之於始是也王氏經世曰趙盾因救焦而侵鄭潛師掠境稍欲洗大棘之耻塞宋意而還耳而不虞楚師之遽出也合諸侯之師遇一鬬椒而不敢交綏事之愧屈一至於此皆起於受賂釋宋不討而已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靈公弑成公黑臀立

書曰書名詞嚴義正亂臣賊子於是無所容於天

地之間矣陸燦曰桃園之弑操刃者穿而主謀者盾史狐據其實而書之其折盾之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蓋以是誣盾之主謀乎弑也不謂盾非弑君而故加之惡名也左氏不得其意而謬為仲尼之言謂盾為法受惡又云越竟乃免其誣聖人而失良史之旨甚矣此說是也胡傳謂有今將之心而欲穿之成乎弑惡莫慘於意今以此罪盾是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此猜度之詞非定案也夫君討臣何論是非矣嗾

甲與之頃盾不伏地請死而殿陛之間以亦相向盾出而君弒此此尚容解說乎况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太史旣明告之矣宣子甘受惡名而趙穿竟擢不問又使之逆成公以固其寵則盾之心路人知之又何止於今將而已以爲誅意不亦謬乎

靈輒不忘一飯之賜而倒戟以免宣子宣子不忘姬氏之愛而以公族讓趙括古之人知德報德如此三復之令人泣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崩定王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夫子於祭祀書之如此其詳也非徒令人具儀文修常節而已所以嚴之也嚴之者天人合德之際必有實相與者矣苟知祀事不爲虛文安有王喪而可以卜郊者乎若魯之不當舉望祭則自有郊時而已然不必於此譏之也猶者可已之詞厥重而舉輕也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諸侯不至非細故也

楚子莊伐陸渾之戎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凡天下之人無不貴可使賤富可使貧惟天子不然一失勢則措身無所雖欲退處於匹夫有不可得故天子不得恃人而立必以禮與法持天下而已陸渾之戎逼近王畿而楚伐之此其志有不可知者矣爲周之計飭戎整旅固守四境告於諸侯以待勤王周室雖衰名義尚在卽不能大創之然

中國之氣猶伸王室之靈猶在也奈何楚師未及勞使先往問鼎輕重大小駸駸乎有易代之志矣書曰楚子伐陸渾之戎危之也以爲有發憤之心者必且投袂而起天下事尚可爲而無如天子幸其去諸侯安其來以是爲天子諸侯無一人焉恨之也

夏楚人侵鄭左傳鄭即晉故也

晉以受宋齊之賂啟鄭人之侮晉成初立而後從之以召楚兵晉能庇之則可矣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穆公卒靈公夷立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惠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

伐莒取向

齊魯以兩大國平郯莒而竟不能得其從又因憤

稱兵伐國掠取其邑何國之能爲書曰平莒及郯

莒人不肯伐莒取向所以病公失人治之道也小

人視之爲利不知不德而貪慝之無甚而築室厚怨而蘊毒君子畏之不止羞之矣善乎左氏推言之也曰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禮者聖人以爲治天下國家之急務也莒人不聽齊魯之平此其心必有不甘者矣伐之已甚取向何名

秦伯稻卒共公卒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靈公弑弟襄公堅立左傳鄭靈公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

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懼而從之

夷之弒公子宋實爲禍首經歸獄於歸生而不及宋何也歸生權足以弒君而宋無能爲也歸生以貴戚上卿手握重權大逆之事躬自爲之乃欲以首謀藉口減罪乎伐國不問仁人弒君何事而予公敢與之謀歸生之必居然可知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傳謂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

致危之也非也致之者正謂有高固之事耳高固之事魯之大辱也不致則至之日不明不足以見義屈者之脅於人也皆誅之之詞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左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左傳止言叔姬

高固何人而來逆女宣之女何以爲高固所逆宣不止女不許女不許宣不至止其父奪其女齊之

挾宣也至矣爲亂賊者亦可以鑒矣

叔孫得臣卒莊叔

得臣僖之世臣也處君父之大變拱手聽命於人上之得罪於先公下之見薄於逆黨爲人臣者亦可以知所自處矣薄之云何杜云公不與小斂故不日是也從來附逆獻媚之臣未有不取厭於兇逆者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逆不稱子適於高固宣不能有其女也來稱子見高固之所有者宣之女也逆叔姬與莒慶同故於此加子以明之

大夫無竟外之交高固非聘何以來女既適人當稱夫族叔姬已適高氏何以猶稱子此夫子所不忍言矣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不以子叔姬爲高氏婦也猶言不知誰何之人以其女來爾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左傳侵陳陳即楚故也

晉以受賂失鄭今復失陳雖合兵侵之陳不服矣黷則玩玩則無震晉之謂矣諸侯之歸也不約誓而親其離也雖用師救之而不附況侵之乎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成使孫良夫來盟

言衛侯使衛志也而曰來盟衛志亦殷矣䟽逆之

賊不敢逼諸侯而竊國於魯者七年衛侯委曲以

通之又爲之謀於晉其於世好則得矣如公惡何

凡亂賊之心亦必有所畏逼衛通晉是其幾倖而

不可必得者也而衛先開其端彼又何所憚乎公

穀但爭日不日胡傳但言盟非春秋所貴皆無意味

夏公會齊侯惠伐萊

左傳云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此傳之所謂例也但經之是非在所伐之是非不在乎會與及也若以會與及定是非春秋無義戰二例皆不可通也桓十六年會于曹夏會伐鄭疏謂諱謀納突故從不與謀之例又謂盟主之令上行乎下非正敵和成之類故雖先

傳凡至皆危之夫子亦危篡逆乎故知其說非也宣之至幸也於是諸侯無復有討逆之君魯宣亦無復顧忌之患而亂臣賊子肆行矣春秋所以作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黃齊地

復者擅詞至黃乃復事未畢而擅復也公羊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父母之喪且不敢返況疾乎苟不遣代死事可也乃難詞也有不得已之意焉然春秋不與也此見人臣有終事之義

雖不得已不可復也況有托而逃焉者乎

辛巳有事于大廟

有事大廟常事不書此書者爲壬午猶繹起也若祭之日應未聞仲遂之喪葢仲遂未必卽以辛巳日卒卽以是日卒垂齊抵未必卽以是日聞若聞則魯當從叔弓之例矣

仲遂卒于垂齊地

仲遂卒不日畧之也畧之者示不滿於亂臣之意亦非以不日爲誅也公孫敖以去公子爲貶非也仲

遂之罪非去公子可盡當以胡傳生而賜氏之說爲正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猶者可已之詞譏之也檀弓記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若以天子之法治之仲遂弑逆之臣當追戮之何有於繹繹然以國家之典禮言之則卿卒而繹非禮也春秋就事論事以明大經大法不以彼廢此也故一仲遂也以法誅之則不赦之辟也以卿卒之則股肱之重也

襄仲弑嫡立庶於此此纔八年耳享用幾何而身已矣且此八年之中雖得宣之寵其畏討負愧之狀恐無時而釋也彼固世家之臣也富貴非不足於身所博於宣者不過偏寵耳富貴未必有加於常也而乃以八年之日月易萬世之惡名亦何苦而為之況十八年之後子孫削迹於魯併原有世家之富貴而失之乎彼甘心為亂賊者不過圖富貴苟知行險不如守經或亦可少悔乎

戊子夫人嬴氏薨宣公母敬嬴

晉師白狄伐秦

以伯國之師合狄人而伐其所德之國此不爲狄乎又何必以號舉然後爲狄之乎

楚人滅舒蓼二小國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杜云月三十日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與成風不同成風實以子貴敬嬴以簒嫡奪國罪人也其曰夫人所謂夫人之我可不夫人之

乎經書卒葬無譏詞就人子言之也國有常典備禮書之故仲遂卒而譏猶繹敬嬴卒而稱小君一理也若其異則自有在不在卒葬之間也雨不克葬亦事之偶然胡傳謂有天道何天道誅惡之薄也

敬嬴以己丑日卜葬以庚寅日中葬定公以丁巳日卜葬以戊午日下昃葬經一書而克葬一書乃克葬亦有異乎日日中也時猶有可待者焉然而克葬幸之也日下昃時無可待矣幾又不成葬乃

克楚難之也臣子雖不忍有死其君父之心亦以

君父即安之爲快楚死者之所安也

城平陽

楚師伐陳左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平而還林云陳自五年從楚至是始及晉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未免敬嬴之喪而朝正于齊彼受其朝者方且以

亂臣賊子爲親我夫且不有其親能有我乎其亦

不思也已

夏仲孫蔑如京師左傳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

王室不討逆而徵聘壞法亂紀如此此又何以責諸侯乎得一陪臣塞責亦何榮焉義有執之而益尊褻之而益玩者此類是也

孟獻子賢大夫也亦爲宣用何也宋之子哀魯之叔肸春秋兩人耳宣弑君簒位天子諸侯國人以王賢人君子習而安之且以盡心致力爲忠其所事如孟獻子者公惡不復存於人心又安以聘爲乎是故叔孫得臣季孫行父公之遂皆如齊者也人知病之未有及仲孫蔑者仲孫蔑亦爲宣如京

師則何以爲仲孫蔑是亦叔孫季孫仲遂而已矣
故並列之而仲孫愧矣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東方夷國）

書取根牟亦存根牟爾不平之事不遺於弱小所
以爲聖人之道也若魯宣者竊魯國矣於根牟乎
何有

八月滕子卒（昭公卒文公立）

九月晉侯（成）宋公（文）衛侯（成）鄭伯（襄）曹伯（文）會于扈

鄭地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伐之宜矣然必有所以安靖小國而後可以責其服從從晉則楚伐從楚則晉討爲小國者不亦難乎且是時楚政方修非陳鄭所能抗晉爲伯主不務所以治楚而惟小國是求厥後鄭不保而爲邲之敗則晉道之失也久矣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成公 景公獳立

杜註云卒於竟外故書地劉炫云襄七年鄭伯髡
頑卒于鄵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亦書地
非竟外夫國君之體至重惟卒于正寢可以不地
然言正寢而地在其中矣若非正寢不論竟內竟
外悉書地不必別有例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成公 鄭一作遬 卒子 遬立）

晉衛不甚胡傳魯不會是也衛成於魯最為用情
平莒通晉其意殷然宣不反其關而且以黃父之
止為衛尤甚矣小人之不可為德也若晉以伯國

之君乃不能得魯人會楚則縱篡而自褻焉者也故一魯宣也正其罪而討之則天王之法伯主之義罪人求生而不可幾釋而不問反得其儕矣此皆可因事而深思之然則春秋罪魯人之不會楚乎又非也卒其所卒以存諸侯之體魯不會楚諸侯何病焉春秋所以責魯宣者固不在乎會楚與否也諸家之例以日月時斷褒之正與惡於此將安所施焉

宋人圍滕 左傳宋人圍滕因喪也

九月會扈討不睦宋公與焉十月宋人圍滕然則會之不足以固諸侯明矣晉不討宋宋不感晉而且伐晉與國之喪則晉人親惡之過也假令宋鮑篡立之日晉人聲罪討之宋尚不伏誅亦當惕息潛伏敢肆行伐國乎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爲厲之役鄭伯逃歸在六年

陳殺其大夫洩冶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不爲春秋所貴杜預有是言矣此拘於稱名之例也若然則史魚𨚗無道如矢何以稱焉盡直言者洩冶殺直言者陳侯故曰陳殺其大夫洩冶記事之體宜然也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四如齊而三在春皆以歲首見也獨九年書月者以仲孫蔑夏如京師故特顯言之以著其無君之罪其餘不書月者不予其朝正於齊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濟西我之田也歸我濟西田者歸其所當歸取不稱我諱之也歸稱我不以我之世土終爲篡君之賄資强隣之竊據也胡傳不取此說而以人欲之私爲言然則濟西田可終不歸乎

鄆讙龜陰田不稱我彼以兵力取之我不能有也言來蕪以禮致之也此言我我與之也歸則直歸之耳畧之之詞是之謂齊惠晉宣而已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杜云不言朔官失之

己巳齊侯元卒惠公卒子頃公立

齊崔氏出奔衛左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

春秋之世諸侯世國公族世家强宗巨族是國有之但君親之以德以收股肱之助而臣亦各安其所以固維城之勢從來久矣衰亂之世人心不古情義漸薄忌能怙寵迭興迭亡以至於俱盡良可歎也高國逐崔氏高國乃先崔氏亡終歸其權於陳氏欒郤不相能併爲六卿韓趙魏收其利然則世祿之家自私自利忘體國之忠不但負國乃亦負家崔氏出奔非國家之福亦非世臣之利崔氏

以寵召亡亦有責焉变罪之也

稱崔氏見其爲齊之巨室左氏謂告以族不以名是也齊侯始卒巨室舉族出奔此君疑臣貳强宗不相容之詞亂徵也子産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大族不安未有不啟亂亡之釁者故書以譏之胡傳取許翰之言以爲崔杼出而能返返而能弑以其宗强獨不曰崔宗强矣又有逐崔宗者乎何國無大族大族何必盡弑其君且崔氏此時豈敢遽有弑君之心哉齊侯能御之以禮亦何能爲棠姜

之禍自夏徵舒已然何必崔杼蘇頴濵曰春秋之際大夫世而弒其君者獨崔氏乎而獨譏之也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宣事齊惠甚謹胡傳責其汲汲於齊而薄王喪是已但宣弒嫡篡立於此十年至此始知其肆人欲滅天理無忌憚乎

宣公不奔王喪康侯責之不知王之喪非宣所得奔使宣能奔而王受之亦無所益於周適足爲亂

臣賊子明得意耳使天子知此義也仲孫蔑不生歸矣苟天子不以禮法假人不以强弱存亡亂其所守雖强諸侯必畏之況區區之魯乎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靈公弑子成公午立

淫亂之君不至於殺身不止也胡傳謂禍莫大於拒諫殺直臣是也

六月宋師伐滕左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人伐滕

伯之合諸侯葢欲人之服之也然齊桓晉文之世無人敢與爭諸侯非獨其勢力之彊亦由葵邱踐

土有所挾而人不敢動耳齊孝不知而引楚夷晉人不知而蔑諸侯至於㬎壤之會合諸弑逆之人以為盟會彼蓋但以諸侯附己之為利不知天下事惟公則人莫敢我爭一私而人有競心矣不但楚人欲私郎逆如宋鮑亦欲私之矣故圍滕不已而又伐之以必得滕為主彼亦以滕為我私也假令天下有執義之諸侯宋人安敢無忌而肆行若此乎

公孫歸父如齊

楚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也故使往楚齊惠亦惟其黨而已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春秋所貴于伯討者義也宋人伐滕未見所以乂安小國而又與之同事於鄭可乎且晉不能以義正諸侯諸侯輕晉不獨一鄭春秋雖不欲諸侯從楚亦不欲徒私於晉伐鄭稱人以晉不足以正鄭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報孟獻子之聘林云王季子即劉康公王聘止此

報聘修禮於諸侯天子自以爲禮不知天子以正天下爲禮而煦煦結好不與焉故聘禮用之不當則褻禮長玩與無禮於諸侯者其失正等故非禮之禮大人弗爲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於時兼併成習得則爲之其侵伐取滅不止一魯而春秋於魯事必書即宣之取向取根牟取繹亦無不書凡非其有而取之者皆盜也若曰當爲國

諱則是蘊惡欺天子夫蘊惡欺天子則其罪益大春秋所不忍施之於父母之國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歸父如齊左傳曰伐邾故也由此言之凡不仁之人爲不義之事其心未嘗不畏人討特以無人問其罪故相率肆行耳人君不以禮假人亦謹其始而已矣

齊侯頃使國佐來聘即國武子報歸父之聘也

葵邱之會稱宋子在殯之詞也洮之會稱衛子未踰年之詞也晉厲父在而稱晉侯齊頃未踰年而稱齊侯無父之詞也春秋於事有筆削而名必從其所稱事可以酌輕重而名必從其實故也

饑

大饑之年聖人之注意常在焉識此心也聖人不忍人之心不覺油然在念矣

楚子伐鄭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胡傳云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强壓弱凟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詞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爲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而經删之則責晉可知矣夫猶是鄭也猶是楚也何所見而前貶後直以楚救之所以可貴者伯國懷服諸侯自有其道救之則人得其庇救之則人得其實內有所恃而外有所懾故足稱也若郤

缺士會之救則有其名而已不但楚人不憚即鄭人厭之矣故其言曰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是以郤缺於九年十月救鄭鄭旋從楚而諸侯討鄭之師十年六月巳在城下十年冬士會救鄭諸侯之師戍鄭而十一年之夏鄭巳與楚人爲辰陵之盟鄭人反覆固不足言晉不爲人所信恃如此何可言救乎故削士會之救不書以是爲中國無人焉楚子書爵書伐所以傷晉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莊陳侯成鄭伯襄盟于辰陵陳地左傳春楚子伐鄭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卽此盟也由此言之則小國之苦晉楚也久矣去冬士會救鄭諸侯戍之苟能庇鄭鄭不南矣卽鄭而陳可知也辰陵之會服從于楚勢也晉人不能辭咎矣林堯叟謂序楚于上初于楚莊以伯非也楚無時可與楚子主盟則序于陳鄭之上夏盟陳而冬縣其國惡在其予楚乎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兩千乘之力集於蕞爾之莒無不如志然亦何益於强弱之數乎辰陵之盟楚氛方熾假令浸尋不已豈勝莒之力所能抗乎苟不恥為夷狄屈則有瀆陳鄭而乞盟耳故凡陵小以自為得意者皆助楚人以强者也

秋晉侯景會狄于欑函狄地

諸侯受命于天子作鎮諸夏威懷四夷順則撫之逆則拒之體有常尊無相褻也伯主而往會狄人

乎徃會狄是自狄也晉之威德可知矣楚之伯也不亦宜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命德討罪天子之事也天子委轡而大權落矣於是殺夏徵舒楚亦得竊之以市義然曰楚人殺陳夏徵舒葢猶以陳敵楚也稱人以微楚子猶云某國之人殺之爾不以討賊之權予楚子所以存天王也胡傳乃謂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之詞以是爲國人殺之也非矣君制命者也君不得討賊而

國人乃得討之乎

丁亥楚子入陳林云楚入國書爵始此

不入陳則夏徵舒不可得殺乃書冬十月楚人殺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則殺夏徵舒非丁亥可知也楚子謂陳人勿動將有討於少西氏陳既聽命然後得取夏徵舒殺之環諸栗門陳人既定則討事已畢陳可不入殺而又入其意何居故書入陳以著其憑陵之罪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二人陳臣也當言歸何言納二人從君于淫陷君于死自知不爲陳所容無可歸之理特借力于楚以挾其君臣故曰納納自楚人言之也二人奔楚不書以楚爲不當受納陳則書以陳爲不當容陳人安於夏徵舒而援楚人以討賊之名幾致國亡今又安於寍儀使淫臣布位世道陵夷非細故也杜註謂二子外託楚以報君之讎內結强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賊功足以補過君子善楚復之此言非也陳靈非此二人不死徵

舒之弒二人成之罪不在徵舒下且徵舒弒君之罪昭著明顯何賴二人之言入鄭敗邲威無不加楚自足以辦陳亦無賴二人之力彼二人者藉楚飾罪尸不勞之功故人君有死亡國事有翻覆而此輩之富貴與國俱盡而後止杜註之言是開罪人之網階國家之禍不可訓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討賊而後書葬此所謂春秋之例也然終不能無疑凡見弒之君其葬禮多不備或不赴告於諸侯

故不書而有能如禮赴告者則亦書之不係於賊之討與不討也若陳靈公之葬亦有別說楚討賊楚封陳陳幾爲楚之臣屬書靈公之葬所以存諸侯之體且以別嫌於楚也

楚子圍鄭左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旣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春楚子圍鄭

凡恃强凌弱而擅侵伐皆罪也曰圍曰入則又甚矣胡傳謂滅陳而經止書入入鄭而經止書圍夫楚實不滅陳何得書滅雖入鄭但及逵路鄭請服

則退未嘗擾其人民犯其宗廟朝廷何得書入楚之是非但問宜伐不宜伐不在書法之輕重其書滅書入書圍但隨其事之所值非以是爲罪之差等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

荀林父以上將之任受專閫之權董率軍旅式遏寇虐乃不能奮武剛法使驕將敗事成楚伯而輕中國非小罪也書帥師所謂掃境內而授將軍書

及楚子戰所謂惟敵是求晉敗績則以中國之大幾一接亦而掬指以歸有臣如此將安用之

是役也敗事者彘子曲徇者荀林父以體貌徇剛愎之人以士民飽豺狼之刃君父之委任不足念祖宗之威靈不足恤所以然者緣國家無必行之法故大將徇偏裨偏裨衡大將從古至今成敗一揆則荀林父之誅又焉可已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左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

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

胡傳謂蕭已滅必無赴者何以得書於魯史楚莊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諸侯耳此無據之詞也滅江滅黃滅六滅舒蓼皆楚人卒諸亡國皆與蕭同又當誰爲告赴者春秋無不書之何獨此爲史外傳心之要與鄧漢陽諸姬楚實盡之何有於蕭書滅蕭亦猶書楚人滅諸國之常皆所以著其强暴之罪耳當是時中國了振旅蕭不求所以禦楚之方而又殺其所愛以激楚怒蕭之滅益

亦有以取之而徒望行仁義於楚子不亦鄙乎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衛地左傳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邱

書人書同盟以是爲非衣裳之會也晉爲伯主曹衛皆爲侯服絜權量力皆足以有爲不聞所以自强之道區區用力於盟好之間且容亂賊於會天下豈有與亂臣賊子爲侶而可以有爲者乎以楚之强也猶假討少西氏以爲名晉之伯也固乃甘心於䖏宋此趙盾之所以失諸侯也荀林父嗣政

不更前人之所以失又不悟楚莊之所以得區區會盟會足以奪楚魄乎側而稱人見中國之所以爲中國如是而已矣

宋師伐陳

宋以得容於諸侯爲幸故先諸侯伐陳陳服可以爲功陳不服而挑楚楚隙而動自是晉人之事犧牲玉帛待於二境宋何病焉宋蓋以伐陳愚晉而晉猶爲之討衛也如此楚安得不伯

衛人救陳左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陳衛舊好也清邱新盟也衛人不以今日之新盟忘數十年之舊好其理自正且救陳必獲罪於晉孔達知之矣不以利害離交不以生死亂志不以伯國疑阻故春秋書救以存衛之志而絕宋之伐與人交正當如此也若謂陳不會于清邱為可罪而因以清邱責衛衛不受也謂衛恤陳無罪是矣而又以叛盟罪衛則晉未知君子設身處衛當何以也所以不書大夫帥師而稱人者恤憐敦好人君之事取存衛之義不歸功大夫也

胡傳凡言救未有不善而於此則言書救意在責宋若衛叛盟不待貶絕而惡自見則以救為善之邪為非善之邪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於時楚爭中國晉偷安齊以東海大國不思起而繼桓之業區區莒是爭則已小矣然未可為齊貶言也

夏楚子伐宋左傳以其救蕭也

伐宋猶夏之師也胡傳謂楚人有詞於伐而得書

爵是許夷狄伐中國也且滅蕭不書爵乎何以無

說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左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及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胡傳論兵有三敗而歸過於君特爲彘子存官非也剛愎不仁誠不宜參兵事然知人則哲惟聖其難之惟賞不吝於有功罰不貸於有罪御世之柄如斯而已晉惟無刑故先縠敢肆其惡戮之而滅

其族雖晩猶足爲快乃又爲不仁之人分過然則爲晉侯者惟有引過罪己敬謝載子斯爲王者之德化乎書官者彼實爲晉大夫而召狄伐君何不去官之可言以楚子待令尹子文之事觀之則追念先軫之勳存其嗣可也滅之爲已甚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孔達知救陳必死願以身說是不以一身之死生易兩國之好可謂執義君子矣使人皆如此何會盟之不固晉人不能窺宋人伐陳之情反以淸邱

爲口實而討衛衛侯不能以義庇謀國之臣輕戮其良臣以苟免奈何不傷任事之心乎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文公子宣公廬立

晉侯伐鄭左傳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

陳鄭服楚不可不治然德實不競伐亦何爲

秋九月楚子圍宋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圍宋

楚人憑陵諸夏不復修鄰國之禮過而不假道其

亦誰能堪之楚莊於是失制宋之義宋人亦得執

而戮之雖云殺其使者必召伐然小國受晉楚之

兵其常也楚莊傷諸侯之心晉人主盟乃不能聲

其罪以告於諸侯而討之反自謂鞭長不及棄宋

于楚則失之更甚自是而魯人薦賄之使往矣鄭

之從楚不亦宜乎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傳謂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

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君若贅旒陪臣執命初亦以爲然已而思之殆非也此公孫歸父有事於齊而見齊侯耳非常聘之禮故言會未必敢抗尊而行諸侯之禮也不然此下則會楚子乃是薦賄之使亦可曰抗尊乎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莊于宋從孟獻子之言也林云吾大夫始特會楚

楚子不宜會胡傳責之是已然此非宣之所能爲也宜以襄仲竊國遂以其父子爲私人結齊結楚

非其父子則不可使也不知已爲大姧所切齒秉
機伺釁攙政爭權非一日之積矣宣死而歸父逐
又安在其可長相保也
自十一年以來楚子盟辰陵殺夏徵舒入陳圍鄭
敗邲平宋無日不以中國爲事以中國言之宋鄭
陳蔡從楚晉會狄齊伐莒魯會齊會楚同室之戈
怡堂之燕豈久安之道邪比事而觀知春秋所責
不在一人一事之間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林註云凡平不書必關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不書必楚莊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始書之據此則宋楚之平中國之民葢岌岌乎有被髮左衽之虞矣然則春秋膺懲之意於是乎益亟而胡傳每以書爵爲予之豈聖人之意乎

宋及楚平於是宋陳鄭蔡許皆服從於楚太河之南騷動楚勢浸浸不可禦遏胡傳不論天下之大勢乃以稱人歸咎於二卿以情實相告何所論之

小也

申舟將行曰晉使不害我則必死莊曰殺女我伐之及申舟被殺投袂而起不謀於羣臣圍宋自九月至五月不解親暴露於師旅之中竟得其平夷狄之君不肯失信於臣如此申舟雖死亦無憾矣申舟奉其君之命雖死而不敢貳楚莊寧冒忿兵之名不忍負信於臣以自削其威楚之伯不偶然也宋堅守九月而晉救不至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信夫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邲之敗荀林父不但辱晉且辱中國此不洗之辱也以孟明之義推之無日可以忘楚奈何望楚畏縮圉宋九月噤不敢出絳都而姑於狄取償焉受賞於國獻俘於周不懼爲狄人所鄙乎嗚呼孟明其不可及也夫吾是以知秦穆之君臣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左傳云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穀梁曰爲王命殺之又穀梁以王札子爲當上及公羊庶長之說皆鑿茅堂胡氏曰讀經當

看大古有疑處且闕之聖人之意只是罪挾王專殺爾

殺大臣於天子之側無論矯與不矯法無可貸國亂至此法不懾於左右況能馭諸侯乎當是時楚夷外訌觀兵天子之側問鼎之大小輕重周之臣子戮力同心猶恐不濟方且怙寵爭權爲蠻觸之鬬若王札子所謂至愚者也晉人復王孫蘇好人之所惡無王之臣其揆一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杞邑

文公八年公子遂會趙盾盟于衡雍已爲壞禮之甚然事在伯國不得已而應之猶有國家之事焉齊魯敵國即有國故兩君任之即兩君不便數會如衛之使告於陳越國而謀可也大夫爲會何爲者邪諸侯以禮假人大夫交政於中國雖賢如孟獻子且習而安焉況他人乎

初稅畝杜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胡傳謂廢助法用稅法按孟子曰周人百畝而徹是於百畝之中而計畝十取其一故曰皆什一也稅畝則於均分之外又計畝而稅之故爲太重胡傳謂廢助法用稅法稅法亦是什一宣公何取於變法

哉

稅畝之法自魯始魯不加賦而民生日蹙及哀公之世曰二猶不足固知稅畝非生財之道也近世之弊積逋不完而求增於新賦新賦日煩而積逋益甚新賦迫而急公之民益窘積逋甚而在官之入益微夫計畝以輸賦則力紓畝不加益而增賦則力窘計年以輸賦則力紓此年而併徵他年之賦則力窘人各完其常賦則力紓而以此人償彼人之逋賦則力窘司賦者不取數於各人之賦而取

盈於有數之人則逋者益得以藏奸而良者且罹雖之無地如此則田疇安得不荒逋欠安得不甚國家安得不困故不恤民而議巧取是盡民之術也民既盡則巧析秋毫將安施焉然則國家之患不在常賦之不足在常賦不入而不足也取二者但見用之不足而求增而不知完其增之者而逋其綏之者其數正相等也小民力不能辦則挺而走險不至君與民俱盡不止也嗚呼但計入數之寡而不核逋數之多此後世加賦之弊即魯宣稅

畝之法也蓋世間有不田之人而亦有不賦之田徹者通也盡人而田之盡人而賦之不使有逸人亦不使有逸賦而賦入之數固已倍於加增之數矣稅畝者變法之始也繼是而子産作邱賦繼是而商鞅開阡陌法日繁而民日病先王之良法蕩廢不可復尋皆不知厚民之生而輕議法之罪也

冬蝝生 孫子

饑

何休云饑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盗

此王言也夫君人者但務取民而不顧民窮彼民饑而君能晏然已乎以困之術取之及其困又不能不散之則出入之間孰多而孰寡然而君民所損已甚矣始知先王之慮長而變法之害大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火（周之東都）

李堯俞曰榭者講武之所宣者其宣王之所爲乎王是歷十二世王業日衰求其如宣之盛旣不可得而見而王之迹又煨燼蓋痛之也是也宣王中

興之君也宜榭火周室不再振乎胡傳謂貴戚擅殺大臣天子不能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夫周致亡之事多矣豈止擅殺一事邪

秋郯伯姬來歸

冬大有年

與桓三年同胡傳既於去年饑識宜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矣此大有年又以為異饑亦書有年亦書宜肯服乎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午許男錫我卒昭公卒靈公立

丁未蔡侯申卒文公卒子景公固立

文公十五年蔡莊公甲午卒子文公申立史記之

文也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不書朔

乙未公會晉侯景衛侯穆曹伯宣邾子定同盟于斷

道晉地左傳討貳也

斷道之會宋不來矣陳鄭蔡許從楚如故所謂示之以整使謀而來者安在不能守信不能字小諸侯相率而去之其晉實有闕將誰尤焉斷道之會會之醜者也胡傳謂諸侯同心謀伐齊是時魯方媚齊晉侯方使郤克徵會尚未有婦人見笑之辱齊未有釁何云伐之胡傳不知何據穀梁以爲同外楚亦非實事斷道之役罷歸而士會請老矣蓋以避郤克也其謂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

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盍既不敢以國家之士馬狗戾臣喜怒之私又不能禁戾臣之喜怒以孤身受潰決之禍避而去之亦善息之道子西不識此意所以代鄭人受白公之刃也世人貪戀祿位苦與異己者敵盡其力以相傾危互爲黨援不顧國事卒之朋黨之禍與國運相終始而身亦俱盡方之范武子不亦遠乎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肹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日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於春秋

叔肹不食僞君之粟且不去以全兄弟之好雖寄跡汚朝實鴻冥世外春秋第一人流也書公弟見公之有弟肹能爲弟公愧矣愧於子赤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衞世子臧伐齊左傳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

此討貳之師也齊侯受盟前事可已矣此後郤克

必欲逞其私憾何也伯主無政刑大夫凌與國欲以屬諸侯不亦難乎

公伐杞

林云自是丙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也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是故自月伐邾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伐杞凡伐皆不書公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邾人就鄫以戕鄫子鄫人所職何事邾子之不道

鄶子之不若鄶人之不臣胥見之矣

甲戌楚子旅卒旅以莊公十四年立至是二十三年林云楚始書卒

胡傳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按子楚之本爵也夫子作春秋以周天子臨之楚自應稱子非夫子筆之也本不王何名爲降吳徐皆然非故以子狄之也三國本狄亦何待稱子而後狄之滕杞稱子皆時王所黜夫子亦安得

而侯之胡傳以進退諸侯為名實之所由定何其謬也

楚莊子僭不須言但其內治國家外禦諸侯舉動皆非晉所及至正名討罪更為人心所服春秋始卒之葢待之以晉乎

公孫歸父如晉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

歸父如晉謀去三桓也是則與魯宣之密謀也然不亦晚乎襄仲弑而氣怯宣公竊國而內懼三

桓乘機挾制擅國之大權以歸私室宣雖以襄仲父子爲腹心而亦末如之何矣計無復之欲借力於晉乃使晉之車未返而舉族外逐矣故三桓之張自宣始

冬十月壬戌公薨於路寢

魯宣十八年竊國天子不問伯主不討鄰封不罪獲保首領以沒不亦幸乎以其事言之則以齊惠爲與主傾心媚結畢惠之世不敢有異志懷襄仲援立之私以其父子爲私人終身托命焉雖云竊

位據國亦理屈神悖於是畏友邦而不敢會黑壤之役强顏一出遂爲晉侯所辱若莒僕之事喪氣於季孫君臣之體掃地政權拱手授之三桓矣甚至身止於齊庭女奪於高固爲魯國不洗之辱終其身無一善可紀而自是日衰矣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魯地

歸父逆子竭力於逆君無善可錄然就事論之則季文子與襄仲同惡彼惡能罪襄仲穀梁謂揖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是也雖然此非成

之所能爲也政在三桓去其害己者成固無如之何也季文子逐莒僕於宣立之初逐歸父於成立之初皆有以挾其君之短大權拱手攘之已眞巨奸也成之陵替於此決矣初政如此而欲禮樂刑政自已出其可得乎若歸父壇帷復命進退有禮謀國不成去有餘恨君子悲之取節焉可也

魯成固不及漢昭然亦不能爲漢昭何者漢昭威福未移魯成則事權已去當日即能勉留歸父無論歸父不能忘三桓即三桓豈能安歸父君臣猜

貳事勢決裂其禍必有不可知者成公未得拱手而擁虛器也嗚呼襄仲甘心犯逆爲子孫富貴計耳乃一身之享用幾何時而以亂誨亂使子孫庇身無所不亦悔乎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舅犯曰孺子其辭焉亡人無寶仁親爲寶是故不仁之人未有可以長享富貴者也